

講座三: 本土神學批判

引言

從向中國宣教的一開始，人們就有一個強烈的願望，那就是使基督教成為中國人真正的信仰。

更傾向於“自由”派的傳教士想讓基督教信仰吸收中國傳統習俗和信仰系統或以某種方式將兩者整合。

WAP 馬丁還有理雅各接受對祖先的崇拜。他們認為，中國古代關於神的想法是像聖經一樣;理雅各認為人們在天壇是崇拜真神。

傳教士還會探討“術語問題”：中國的祖先認識並崇拜真神嗎？

我們應該怎麼翻譯“God”這個詞呢？是神呢，還是神呢？

李提摩太：佛教

認為佛教有很多地方像基督教的思想

今天還在進行同樣的努力

遠志明：(《老子與聖經》) 認為老子的道和聖經的道是相同的

從 1920 年起，一些中國的基督徒發起了本土神學運動。

趙志辰，謝扶雅，吳雷川

章力生還強烈認為基督教應該回應中國的傳統宗教和哲學

他的早期作品引述中國經典

他的護教學作品描述，分析，並試圖反駁中國的宗教

但他也堅決不同意 20 世紀的“本土神學”運動。

他寫了《本土神學批判》以反對這項運動，這個運動至今還影響深遠。

他的批判今天依然有價值，因為今天人們想把基督教變成真正中國的基督教的願望並沒有消滅

自由派會作出妥協

一些福音派的人會強調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共同點，比如遠志明，亞歷山大周和其他人。

讓我們來看這本書

我要先講一句，這個講座有很多內容都引用了章力生的這本書。他用了很多文言的筆法，所以可能要注意聽。我這樣也是想尊重原著，讓大家聽到他的原話。

本土神學批判

引言

1. 舊約歷史的經驗教訓

利未記 10 章 1-2 節：

10:1 亞倫的兒子拿答、亞比戶、各拿自己的香爐、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華面前獻上凡火、是耶和華沒有吩咐他們的。

10:2 就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燒滅、他們就死在耶和華面前。

章力生寫到：中國本土神學學者從世俗的西方和中國學者那裡制 ^{jr4} 造偶像，

並且用那些人的理論作為他們的指導思想

而輕視聖經（神的話），甚至誹謗真理

在我們聖潔的神的眼裡，“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哥林多後書 10:5）就像“未經的火”，且是可憎之事，會招致神的憤怒。

在士師時代，以色列人背離耶和華，不專一敬拜獨一的真神，偏偏違犯神的誡命，要把神學迦南化（本土化），把真神偶像化，雕刻偶像，因此拜偶像之風盛極一時，帶來各種各樣的危害：在道德方面，生活變得腐敗、不道德和墮落，充滿暴力和邪惡。在政治方面，成為無政府狀態，法律和道德標準不再具有約束力，“各人任意而行”（士師記 21:25）。

這持續了整個以色列的歷史

國王帶領人們進入偶像崇拜

先知警告他們神的審判要來臨

被擄是神的懲罰

整個舊約“是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2.

重複同樣的錯誤

現在，一些中國神學家也淡化神的話語的權威。

章力生給了一些例子，我們回來再看

他們對啟示論，神論，天論，基督論，聖靈論，救恩論都背離聖經（給出例子）

WD：今天的情況還是一樣的

3.

章力生的見證

在他的青年時期，他相信能用法律的力量來改變和重建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沉迷”於三教（佛、道、儒），並建立江南大學來推廣東方的宗教並剔除基督教

皈依基督後，他廣泛傳道，本來會推動本土神學，但他卻去了戈登神學院攻讀神學，畢業後成為該校教師。

後來他意識到本土神學是不正確的，並且想要告誡其支持者從錯誤轉向真理。

第二章：本土神學的來源

1.

早期教會的異端

自從人類陷入罪中，人類的本性一直在反抗神，反對真理，追求世界，服從於在世界掌權的王子，就是那個慫恿悖逆之子的靈。

“人們已經用他們的科學和空洞的廢話，不是根據基督，而是根據人的傳統和這個世界的基本原理，引無數人誤入歧途”

“最初想用人類的智慧混淆真道；把地位崇高的、聖潔的、天上的啟示 降低到和這個世界的傳統和基本原理相同的等級，把真理化為世俗的東西，以人為本，和本土化就是諾斯替主義”。

“隨著他的偉大的學習，保羅為神所特別揀選，與希臘哲學抗衡並積極地攻破希臘和羅馬哲學文化的堡壘，並避免基督教教義的希臘化，也就是本土化。”

使徒約翰也反對一種早期的諾斯替主義。

諾斯替主義的宣導者使用基督教的措辭，並自稱是傳授基督教教義，但是他們的教導並不符合聖經。

事實上，他們把基督教教義變得“有名無實”，因為他們否認關鍵的信條，如道成肉身和基督的救贖工作。

“他們用“知識”取代了“信仰”，認為救贖意味著消滅愚昧和無知，而不是使罪得赦免。”

然而，可悲的是，這種哲學猖獗一時，此乃因基督聖道希臘本土化，和希臘哲學妥協的惡果，應作為對提倡本土神學學者的警戒。

2.

早期教父時期的偏差

早期教會的教父是勇敢的傳福音者，並反對異端，甚至到了受苦的程度，對此我們非常感謝。但是他們也教導了一些不正確的東西。

例如，賈斯汀（Justin）說，“道是宇宙的理性，遍佈世界各地，通過哲學思想，啟發無數的埃及人，羅馬人，希臘人，一切理性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理性的，所以蘇格拉底和其他理性的人都可以被認為是基督徒。”

亞歷山大的克萊門（Clement of Alexandria），同樣，“認為基督降世之前，希臘人通過哲學獲得公正，這是帶領他們到基督的導師。出於這個原因，他引用了希臘哲學來組織他的系統神學。”

“後來，奧利金（Origen）和賽普勒斯（Cyprus）又尋求基督教與新柏拉圖主義的一致性”。

3. 中世紀

“這種妥協的趨勢在中世紀愈演愈烈。羅馬天主教學術思想家湯瑪斯·阿奎奈（Thomas Aquinas）多次試圖協調神的啟示和人類智慧，為了使神學“人性化和希臘化”

阿奎奈(Aquinas)拒絕奧古斯丁的方法（見下文），回到亞裡斯多德的方式，用理智來證明所信，如神的存在和聖經的準確性。他甚至說注釋聖經應根據教會傳統的基礎之上。“

奧古斯丁皈依基督後，拒絕了希臘哲學，把聖經作為他思想的來源。他的做法是：信仰尋求理解。他並沒有從人類的理智出發來尋求神的真理。

但阿奎奈不僅依靠人類的推理，並強調教皇的權威。

4. 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恰恰相反，拒絕了除聖經以外的所有宗教權威。

加爾文(Calvin)也做了同樣的事，雖然他充分瞭解希臘羅馬哲學和文學。

5. 宗教改革之後

“隨著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經驗主義，自然主義的力量日益上漲，強調所謂的個人解放，反對教條的限制，同時提倡“合理”神學和“理性”宗教。所有科系的學習變得服從能事，經驗主義，唯物主義和無神論，過分相信在所謂的科學，即對宇宙和生命的經驗觀點。”

這種思想當時盛行於西方。

“神學的地位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因為它受控於哲學並且夾雜著人類的“智慧”。

“西方的“新神學家”，以他們本國的學者思想為基礎，不知仰望全知全能的真神，而唯哲學家的馬首是瞻，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神學也可以說已“本土化”，沾染了世俗的西洋本土文化哲學的色彩，使基督聖道，魚目混珠，以偽亂真，捨本逐末，名存實亡。”

“我國提倡“本土神學”的學者，雖藉發揚中國文化，洗去“西洋臭味”的美名，卻是煽惑國人”

西洋本土的新神學思想的本質，乃是人文的，自然主義的，此和基督聖道，乃針鋒相對，幾如水火不容。因基督聖道，乃是屬天的啟示，其本質乃是超凡的。

自由神學一直遵循這一趨勢，淡化聖經的權威並提升哲學和其他人類思想系統的作用。

例如：解放神學說我們不僅須為社會和政治變革做出努力，而且要為與解放神學相關的“處境神學”努力，而兩者都說，神學必須依據其所處的相關環境，而不是聖經。

本土神學的支持者犯兩個錯誤：首先，他們不知道他們有多麼依賴中國傳統觀念；其次，他們已經受到從國外留學學到或自己閱讀來的西方自由神學的影響。

WD：自由主義神學今天在福音刊物和神學院的影響還依然強大。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傳統，仍然影響著我們；此外，中國在過去 100 年左右的時間已經大大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

所有這一切形成了今天的基督教神學和講道的情境。

因此，我們必須謹慎小心。

第三章 本土神學的謬論

中國基督教歷史的思考

事實上，本土神學在中國並不陌生。

在唐朝，來自東方教會的傳教士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但他們借用佛教術語表述他們的信仰，造成混淆和稀釋福音的訊息。

“此外，他們在他們的神學中尋求“本土化”，錯誤地採用了許多佛教中不符合聖經的術語，如稱神為“佛”（佛陀）；耶穌為“移鼠”；基督徒為“善知識”；洗禮為“受戒”。

“在‘大秦景教中國流行碑’僅泛稱耶穌為‘三分身’和‘景尊彌施訶（彌賽亞）’。碑上雖有十字架，但卻放在一個佛教的蓮花台上面，把十字架贖罪救世的至理，完全抹殺！”

“他們還剃了光頭，敲打‘木魚’，為死者祈禱，崇拜古聖徒，供奉皇帝像。

”

羅馬天主教傳教士

“明朝的 1620 年間，羅馬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其中有湯若望，利瑪竇和南懷仁。他們與中國的知名學者們交談，並在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與此同時，他們試圖把部分羅馬天主教的做法，如崇拜聖母瑪利亞，和中國的傳統習俗如崇拜偶像，祖先，孔子等結合起來，努力將基督教教義“本土化”，其結果是改變了信仰的品質，甚至毀掉了信仰。”

太平天國運動

另外一個例子如洪秀全，偶然讀到梁阿法的《勸世良言》，他更是提倡他的“本土神學”，成為“太平基督教”，甚至妄稱其國度為“太平天國”。他杜撰經典，牽強附會；崇拜儀式，採用中國古禮，設立祭壇，供奉清茶為祭品，用偶像來崇拜上帝。他的所謂“太平基督教”，本土化以後，和儒教合流，實在是不倫不類。

新教徒的宣教

“到了清朝，神於 1807 年差遣馬禮遜到中國，翻譯聖經，並且傳福音，1853 年差遣戴德生來華，後來創辦了中國內地會。我們可以說，這是基督教第一次在中國真正建立，並且開始發展。馬禮遜把聖經翻譯成中文的目標很堅定。通過這種方式，基於一個堅實的基礎，基督教的真理終於能“向下紮根，向上結果”（以賽亞 37:31）。

當時，中國領導人稱基督教為“外國人的宗教”，但鑒定基督教為西方侵略者帶來的外國人的宗教是一個真正毫無根據的誹謗。在 1877 年山西的大饑荒，數以百萬計的饑民湧上街頭，政府無法給他們援助，外國傳教士犧牲自己供給饑民食物和援助並逐步解決危機。“

後來，在 20 世紀 20 年代，同樣的罪名被“反基督教運動”（“Anti Christian movement”）者提出。章力生當時同意基督教的反對者。

現在，“本土神學的支持者聲稱他們是真信徒；藉著洗掉“西方臭味”的名義他們想動員他們的國民。他們認為他們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但是，當我們研究本土神學的本質時，我們發現它不能擺脫異教思想遺留下來的傳統，而且同時還受到西方自然主義和現代主義神學的污染。

現代的例子

“又如前燕京大學校長吳雷川，他乃是一個偏左的“社會福音派”，他雖為前清的“進士”，卻相信馬克思主義，贊成獨裁政治，要以武力奪取政權……他認為主耶穌所宣稱的天國，乃是一種理想的新社會，而世人把它解釋為“別一世界”或是“死後的天堂”，乃是誤人不淺的迷信。”

但是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個世界”，他升天以後，還要“再來接我們到祂那裡去”。（約翰福音 16:36，14:3，使徒行傳 1:11）

富有現代主義思想的還有趙紫宸，他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前院長，他認為基督教可以“幫助中國保持‘天下大同’的思想。”“將會是一個可以根據時代而改變的工具……另外，裡面很多關於超自然的教導都是多餘的，可以適當的把它們都排除！……神是通過人顯現的；人可以揭示神，人配得上天堂；事實上聖賢可以進天堂是中國自古就有的思想。”

又如富有新神學色彩的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他認為基督教，可以“幫助中國保持其天下為公，天下一家的理想”。“教會原是工具，可以隨時變易，……況且神學教條，類多迷信，類為贅疣，棄之絕之，固所宜然！……神由人顯，人能顯神，即可配天，而聖人配天，本是中國的道理。”“從今以後，在中國基督教須有一個中國人自作的宗教哲學與人生哲學。”他申斥“基要派要把宗教擠成一團很糟的舊教理”，他一方面主張“迎合科學時代的精神，注重理性，注重社會福音”；一方面要“從中國的自然經驗，‘報本’思想，倫理觀念，神秘哲學，得其一部分宗教解釋的方式”。

“楊森富在他所著《中國風土與基督信仰》一書中，《論明日的中國基督教》問題時，提出若干建議：第一他說：“在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上，基督教不能像佛教一樣，佔有一席之地。佛教雖也屬外來宗教，但卻在華土建立了天臺宗，天論宗，淨土宗，禪宗等中國本色化的佛教，……反觀基督教思想卻至今仍然不能影響中國知識界，成為中國思想的一部份。”因此他提倡本土化的中國基督教。

另外，他主張“奧古斯丁透過柏拉圖的哲學思考，建立他的神學思想；阿奎奈（聖多馬）重新解釋亞理斯多德的形而上學，建立了他的神學思想。同樣的，中國基督徒學者也未嘗不可以基督教的眼光，重新解釋儒、道、墨各教的經典。”殊不知奧古斯丁悔改以後，起而反對希臘哲學，警告聖徒不可妥協，牽強比附。

同樣，謝扶雅也試圖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整合到基督教教義裡。他寫道：“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或是中國佛教，都可以毫不害羞地把這些文學語料的優秀部分合併到耶穌的宗教裡。”

“顯然，他既不理解“普通啟示”和“特殊啟示”本質的不同，也不明白非基督教的缺陷，所以他犯了一個大眾錯誤就是認為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和諧地統一。”

尤其是，謝認為，我們可以建立自己的義，就像儒家的思想，而不是需要相信基督的血從我們的罪洗淨我們和用祂的義使我們在神的面前稱為義。

在《基督教對今日中國的使命》中，謝寫道，“基督教今日中國的使命，是在促成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精神革命。”

在《基督教對今日中國的使命》中，謝寫道，“基督教今日中國的使命，是在促成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精神革命。”他否認神學“有一個通用的標準，是一個真理，不隨時間改變。因此，他也認為，“中國基督教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個體那裡可以有不同的神的概念”。他不認為基督教推翻了祖先崇拜，他認為，中國哲學主張的道德操守與聖經是相同的。

他斷言，科學是普遍的、不變的，而神學是根據哲學而來的，將根據不同的時間和文化而變化。因此，中國的神學，必須從中國的文化中崛起，而不是從聖經那來。

謝扶雅對科學的信心可以從他把基督的話“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曲解為“道路即是民主的實踐，真理即是科學的目標，而生命更是最高真理與最高道路緊密聯繫的契機，”中看出來。

像許多人一樣，謝相信神學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基督教基本上只是一個道德體系。

他認為，耶穌的教導是對希臘思想的一種適應，所以現在的中國人也可以使基督教適應中國的哲學和倫理學。

他認同亞歷山大的克萊門這個試圖結合希臘哲學和聖經的神學家的觀點。

他還喜歡阿裡烏，這個異端分子，而反對亞塔那修，這個用聖經來反駁阿裡烏思想的神學家，而阿裡烏的思想從希臘哲學而來的。

謝曾就讀於美國一個自由派神學院，所以他受到自由神學裡的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影響。

因此，他反對唯獨在基督裡 “因信稱義” 的想法。

他把努力使自己變得更好等同於 “重生” 。

他認為，我們對神的觀念來自於我們的社會經驗，而不是來自於啟示。

他強烈反對神是 “全知，全能，全愛，全在，統一，絕對，無限，永久” 的觀點。

WD：謝雖然早已離我們而去，我引述他的教導是因為它們跟我們今天在教會裡面聽到的各種聲音沒有太多的不同。

例如，丁光訓講的 “因愛稱義”，而不是因信稱義；開放神學家恨神的不變性和祂的主權；許多基督教神學家開始從某種人類思想的形式，如哲學，科學，社會學，心理學，而不是從聖經來教導。

4

本土神學和哲學

引言

“本土神學的本質，乃是人本哲學的，提倡此說的人，雖美其名曰要洗淨所謂 “西方臭味”，殊不知他們既不能脫去祖宗所傳流下來的許多思想的束縛，同時又因他們早年在西方受了新神學的訓練，並受了西洋判道哲學的迷惑，所以我們要批判本土神學，首當對哲學問題，提出探討。”

正如我們在以前的講座中看到，西方誤入歧途的人文理念哲學。

章力生認為，現在是近代西方思想和中國傳統哲學爭霸的 “戰場” 。

然而，事實上，這兩者根本上說都是人文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可以給中國人民帶來真理或拯救。

“本土神學是反基督教文化的西方哲學的有害產物。隨著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的開始，這種趨勢進一步加劇。”

古今思想的革命

“從整個人類思想史來看，時不論古今，地無分東西，哲人學者，大多都會抵擋真道，迷信世人的智慧，以‘人為萬事的尺度’。無論其思想如何變遷，轉來轉去，始終落在人文主義的陷阱裡，不能自拔。”

“於此可見，無論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因為悖逆神，不信真道，沒有真理的基準，都被‘虛空的妄言，人間的遺傳，世上的小學所擄去。’（歌羅西 2:8）”

“但是人類的問題，不在思想的新舊，而在真理的存亡。亟需救主的寶血洗淨其罪惡，消除他們的思想的毒素，使其良知良能不受敗壞的轄制，得著神兒女榮耀的自由，而能皈依真道，進入真理。（羅馬書 8:20-21；約翰福音 8:32）”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些早期教會的作者受希臘哲學的影響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一直試圖協調人的思想和神的啟示。

今天，在中國的教會，有些作者不知道他們的想法已經被中國傳統思想影響，他們也在嘗試合併聖經和人類的思想。

像章力生一樣，我相信，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思想，問題是它們的出發點不在聖經，而在於人類的理性。

5

第五章 本土神學與文化

基督徒怎樣對待文化才是正確的態度？

“一般而論，我們可以把教會對文化的態度分為三種，一為敵對文化的嚴拒派；二為投降文化的妥協派；三為改造文化的福音派；而本土神學家，便是投降文化的妥協派。”

反對文化

“這一派的代表，當首推初期教父辯導學家特土良（Tertullian 150-220 或 160-240）。他竭力反對文化，大聲疾呼說‘雅典和耶路撒冷，學院與教會，有什麼關係呢？’‘那些想把基督聖道和斯多亞派，柏拉圖派，詭辯學派混雜妥協的人，都應當受詛咒！’”

“他認為基督聖徒的信仰和希臘哲學的思想，乃是冰火不容。聖徒如果想和斯多亞、柏拉圖的哲學合流，必令基督聖道變成非驢非馬。‘我們有了主耶穌基督，便無需新奇的詭辯；我們有了基督聖道，更不需要加上別的信仰。’”

“特土良說，即使這些希臘哲學家的著作有什麼真理的話，也是從聖經的光裡得來的。”

“特土良真心愛主，維護真道的精神，實在是會流傳千秋萬代；但其僅僅消極的敵視文化的態度，對於時代的弊病實在是於事無補，非但不能積極的領導和改造社會與文化，反令教會陷於遺世獨立的孤立狀態。”

敬虔主義者

教會裡歷史上還有一個反對文化的運動——虔敬主義——是在 17 世紀末 18 世紀初出現的……

“他們有純正的信仰，要提高聖徒的靈性；可惜矯枉過正，偏重靈性，忽視理智。”

“他們潔身自好，認為文化社會都不聖潔，認為不應過問，以免沾染世俗。”

基要派

“除了敬虔派，還有現代的基要派，他們忠心耿耿，持守聖道。”

“但他們不僅使基督聖道和文化完全對立，無論在教育，哲學，社會和政治方面日趨二元化，而且使教會陷於屬靈的真空，處於‘四面楚歌’的境界，不能使聖道滲透社會文化，使福音傳遍天下。”

投降文化

“與特土良和敬虔派相反的，便是妥協派，主張適應文化，向文化投降，‘與世俗為友’。”

代表這派的，最初便是有本土神學色彩的諾斯替派。

“此派雖仍用基督教之名，實際上乃和猶太教，和希臘哲學，尤其是與新柏拉圖學派妥協。”

“他們力求基督教適應當時的文化，用所謂‘科學的’和‘哲學的’道理來解釋主耶穌的位格和事工。”

中世紀的時候，亞畢拉（Peter Abelard 1079-1143）也陷入了諾斯替的錯誤立場。

近代以來，在西方的哲學家 and 神學家們也試圖使基督教“合理化”，並拒絕任何福音和文化之間的根本衝突。

自由神學家把神的國度等同於人的國度。

“他們為求與文化協調，提倡‘社會福音’，一直到今天，還有‘革命神學’，不僅向世俗文化投降，且甘為無神共黨宣傳並鋪路。”

三自愛國會的丁光訓也是這群人中的一員。

“不幸的是，我國宣導本土神學的學者，因為他們的思想，受了上述西方傳統的叛道哲學的毒害，他們對文化的態度，也採取此派同一的立場。”

改造文化

在早期教會，一些教父認為基督教應該改變文化。

其中有亞塔那修（Athanasius）和奧古斯丁（Augustine）。

奧古斯丁駁回了他先前對希臘和羅馬的思想的妥協，他後來強調聖經必須是我們唯一的權威。

“他深信主耶穌不僅拯救我們的靈魂，且又改造人類的文化。改造文化，非可徒藉人力，必須從該撒中心，改為基督忠心。”

“人本文化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使人類生活有新的方向，有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使人類因犯罪墮落而敗壞的、被詛咒的生活，從毀滅中復蘇起來，重新表現他固有的良善的本質。”

“世人以為人類的苦難乃因社會制度的不良，殊不知乃因人類的墮落，以至敗壞其良善的本性和文化。因人性的敗壞，固有敗壞的文化。人性最初本來是善良的。”

“現在各種靈性的，心理的，生活的，社會的敗壞，乃是人類犯罪墮落的症狀。然而，神在重新引導和提煉人類高貴的一面，讓‘神之城’的人們在他們充滿‘悲歡離合’的生命中可以有純良的動機和目標。”

“現在人類受犯罪的律之捆綁，‘肉體之中沒有良善；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羅馬書 7:18-19）。奧古斯丁說，人類的心，既不能服從他自己的旨意，不能服從他自己，不能做他願做的事，然而試問人類將有多少他所願做的事，卻力不從心，不能做到呢？無怪他所有創造文化的努力，終歸徒勞。人類‘原罪’的惡果，並非僅僅有損個人德行，而且對社會的生活尤為有害。

“主耶穌基督降世，乃是來醫治，來更新，救世人，救文化，使人類脫離敗壞和死亡。”

“主耶穌的降生和代死，乃具體證明人類罪孽的深重，並彰顯神恩愛之偉大。”

“借著祂的啟示和教訓，使人類從滅亡之路轉回來，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回到眾善之源，恢復愛的正道，不再貪愛世界，而專愛神。”

“主耶穌恢復人類喪失的德性，指導人類光明的義路，而且還改變人類的情操，使‘神之城’的子民，在人生的道路上，喜怒哀樂，都有正常的動機和目的，合乎神的旨意。”

“照奧古斯丁的道理，人類一切的聰明，智慧，知識，學問，算學，邏輯，自然科學，科技，以及文藝，都要根本改造變質，為神所用，使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歡喜快樂，而人類也將蒙恩得福，而一切人類的活動以及政治生活，也因文化的改造與變質，將彰顯神的愛和榮耀。”

“一方面，奧古斯丁反對人本主義的文化觀，反對與文化妥協，另一方面又不贊同特土良等人的文化觀，完全敵視文化，而是要改造人類文化的本質，使以該撒為中心的叛道文化，成為以神為中心的基督文化，而以建立‘神之城’為旨歸。

例如，“所有的藝術和科學的創造都應該以榮耀神為目的。”

“加爾文和奧古斯丁一樣也是文化的神學家。照荷蘭大神學家凱伯爾（Abraham Kuyper）的詮釋，加爾文主義乃是一種‘總體性的生活制度’。加氏認為改教運動不是一種單面的浮表的運動，而是一種全面性的，總體性的，整個人類生活的改造運動，換句話說，是一種文化改造運動。教會的使命，固為傳揚福音，但改造教會的結果，必發生‘光’和‘鹽’的作用，其相應而至的廣大的效果，及其榮耀的光輝，必普照全面的人生，影響社會文化。況且人的聰明智慧以及文物制度，只有蒙主光照，合乎主道，才有價值。”

“加爾文認為人生在世，都受神的呼召，有神聖的文化使命，我們不應該徒然接受主救贖的宏恩，應當為神的榮耀，完成其應負的文化使命。但他的文化觀與世俗之見，迥然不同，不僅著眼於今世，還以永世為目標。”

“文化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事奉神，榮耀神為最終目的。人生的作為與努力，文化的創造與改進，若非以事奉神、榮耀神為目的，不但無益，反而有害。”

結論

“教會的使命，既要把福音傳遍天下，但是我們如果真的希望完成重大的使命，必須深刻認識基督宣道聖工的總體性及其在文化上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當救偏補弊，既不可投降文化，也不可敵對文化，而應運用一種創造性的，策動性的，革命性的，總體性的方針，進而積極領導社會文化，改造世俗的，人本的，叛道的文化。”

“中國雖為文化古國，但因聖道未曾發揚，文化缺乏動力。”

“本土神學家，不知改造世俗文化，重蹈妥協派的覆轍，向世俗投降，我們福音派應當及時奮起，救偏補弊，宇邦利民。”

第六章 本土神學與宗教問題

引言

本土神學的作者，對於神的觀念，真神的啟示，聖經的道理，以及宗教的真諦，都沒有正確的認識，因此，他們的理論，往往和儒、道、佛各教混淆。

章力生會在這章裡，根據他自己的經驗，總結這些教導。他說，“在中年，我也曾沉迷於儒道佛三教。”

儒家的虛妄

“關於宇宙萬物，以及人類的由來，儒家否認神創造之說，認為乃是陰陽二氣所和合化生。換言之，乃是本乎自然。”

“至於人類的本真，以及人性的善惡問題，孔子僅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一般人都以為儒家主張性善之說，其實未必盡然。儒家的荀子，曾經提倡‘性惡’之論。”

“儒家學者大都認為‘天道遠，人道邇’，‘未知生，焉知死’。他們的人生態度，只是樂天知命，注重現實。”

“他們終不能解決人類生死的大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儒家的缺陷。”

佛教的虛妄

“釋迦摩尼根本是一位無神論者。”

“關於人類的本性，佛家有兩種說法。他們一方面說：‘眾生皆有佛性’（涅槃經）”

“另一方面，又說‘心是惡源’。”

“他們認為宇宙萬象，乃是虛幻無常，人生又為宇宙幻相之一種。我之為我，無非幻覺。”

“佛教認為人生最大的目的，務在轉迷開悟，解脫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之迷情。”

“佛教既然是無神論，就根本不信他力，而是重在自覺。故嚴格地說，佛法並非宗教，而是哲理。”

“他們的結局是涅槃，而不是永生。簡言之，佛教是一種‘毀身滅智’靈魂自殺的哲學。”

道家的虛妄

“到家對於造物主，也沒有確切的認識。”

“道家認為人生真正的幸福，在於清靜無為，返璞歸真，契合自然，回復自然的本性。所以他們認為人類只有歸順天真，才能臻於至善。”

“就其反對人類自負自義一點而言，道家確實比儒家的哲學遠為高超，而與基督教的道理若有近似之處。但是基督一面警告世人‘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馬太福音 5” 20），一面卻指示一條明確的道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馬太福音 6：33）。”

“道教只是教人效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他們對於自然的認識，是非常模糊和混亂的，不可名狀的境界。簡言之，他們的意境，雖是高超，但他們的認識，卻很模糊。”

“可惜他們對‘道’的認識，只是一種不可言說的觀念，水底撈月的空想。充其量，是一種虛幻的泛神主義，而沒有認識三一真神，故不能予世人以永恆不朽的生命。‘天地並生’，並非永生，因天地都要毀滅’（彼得後書 3:12）。”

8

本土神學與本土教會

對本土教會的誤解

與那些力圖趕走外國傳教士而建立一個本土教會的人們不同的是，章力生認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乃是天國的子民，應不再存東西畛域的觀念，更不應有種族歧視的偏見。‘總要肢體彼此相顧’（哥林多前書 12” 25），手足相助，同舟共濟。”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理解中國本土教會的真正含義。

本土教會的根基

“如果我們想要建立真正的‘本土教會’，要使基督教會，在東方深深紮根，建立不拔的基礎，必須掀動背道的文化結構和哲學系統。”

“在過去，教會僅僅重視改教運動對於拯救靈魂的主觀性，卻忽略了他移轉乾坤的客觀性，以及神主權對於整個世界統治的作用，以及聖經真理對於社會國家橫面的運用。”

“我們要建立‘本土教會’，必須運用一種新的宣道戰略，創造一種社會與文化的環境。藉此有利於福音的傳揚，並且能在異教的國土中深深紮根。”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為了宣揚“社會福音”而忽略了福音的核心——因信稱義，基督的十字架，和個人的救贖。”

“但是，我們若要異邦放棄其固有的宗教，必須先掃除福音的障礙，徹底轉變和更新其哲學的體系，文化的體制。”

“只有這樣才能使異教國家接受福音，信服真道。並使其文化在基督的真光中，得到更新，徹底改變，成為‘好土’，使福音的種子，往下深深紮根，向上多多結果。”

“這樣才能建立並鞏固‘本土教會’的基礎。”

WD：我認為這個觀點需要進一步討論，我們可以過一會兒再說。

本土教會的使命

“其次，建立‘本土教會’更重大的意義，是在於動員全世界各處的聖徒。從東方悠久的歷史來看，基督教在東方的發展僅僅是最近一個半世紀的事。從信徒和總人口的比例來看，有些地方尚不到百分之五。我們以往宣道的結果，顯然尚未形成一種全面性的轟轟烈烈的運動。”

“但這絕不是說基督教是不和東方人的洋教。我一再強調，基督教是源自亞洲的，根本不是西方的宗教，而是神從世界中心發動的一個救世運動。”

“儘管中國不允許外國傳教士公開講道，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接受福音，而是意味著在中國以新方式傳福音的大門已經打開。”。

“所以，外國宣教士的撤退，並非表示我們的‘排他性’，而是結束以往的‘依賴性’。

“我們發展‘本土教會’的主要目的是激發普世聖徒的自覺心和責任感，使各國的教會，都能發揮他們廣傳福音的作用，包括中國。”

教會超凡的本質

“再者，基督聖道是神救世的真道。所以基督教會，是一個普世性的屬靈的社會，沒有國家民族的界限。如果使用民族主義，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使教會變成一個狹義的民族性的組織，使其和某種文化成為一體，這樣不僅消除了基督教會的普世性和屬靈性，而且尤其違抗了神的主權，基督的王權。”

因此，宣揚本土神學或是過分強調本土教會都是扭曲基督教真理的本質，而這真理是來自天國的。如果堅持本土神學，就會把教會變成只有人，甚至變成異教從而失去了天國超越的本質。

早期的教父來自亞洲和非洲，而不是歐洲，就像基督和使徒。基督教不是一個西方宗教，而是整個世界的信仰。

“教會的特質，不應該受到人性的限制，我們如果把他視為一種民族的組織，就會失去他超凡屬天的特性。所以我們如果過於強調‘本土教會’，就會有此危險。教會是超越人的文化，不受某種文化的成見限制的。但他卻可以吸收並包含傑出的文化體系和優良的文化元素，使其組成一個新的整體來表達其精神，以利於世界宣道。”

“例如各國文字，都有其優美的特點，我們寫作不可以‘不中不西’，只要不違犯聖道的中國成語典故，都可應用，使文筆典雅，以榮耀主名。由此看來，我們的問題，只是在於這構成整體的元素是否合乎聖道和教會超凡屬天的目的，而不是在於其是東方還是西方，應當超越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的界限和成見。”

“教會既然是神聖的、屬天的組織，就有一種內在的屬靈的生機，能夠破除這些界限和成見，使各種元素都化於聖道，而帶有神聖的形象。所以教會是代表一種完全不同凡俗的超越的原則，是一個屬天國度的降臨。”

“因此與許多世俗之見 格格不入，而且還會引起屬世的社會舊勢力的敵視。現在這種敵視的勢力，其最顯著而富有挑戰性的，就是狹義的民族主義，本土神學則是這種精神表現的一種方式。這種衝突，並非東方與西方之爭，而是從開始就有的‘屬靈和屬世’的兩種力量的衝突。現在這種衝突，瀰漫世界，教會應不分東方西方，積極參加這個普世的屬靈戰爭，掃除聖道的障礙，使天國福音傳遍天下，化除東西方的成見與界限，求天國的降臨，使‘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啟示錄 21:24），這是世界人類最大的異象，最高的希望。”

9

基督聖道與明體達用

‘體’ 不變——四海皆准，百世不惑

‘用’ 可變——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基督聖道的滲透：攻破堅固營壘

“早期教會的神學家竭力反對外邦宗教和哲學，而我國教會某些派的學者，不但不效法先賢，和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反而‘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提摩太前書 4:1），提倡所謂‘本土神學’。”

“最近，就連福音派中，都有人步其後塵，附和本土神學的支持者。

章力生給出了從 20 世紀以來的一些例子，如趙紫宸，吳雷川等人，但我們可以從我們自己的時代找出大量的想把基督教和中國哲學的元素混合的神學家的例子。

正確的做法是什麼？章力生主張“明體達用”原則

“我們應該能夠‘明體達用’，‘因地制宜’（所謂 Contextualization），針對時代的思想潮流，各國的情況，機動應戰，採取攻勢，向人學進攻，對社會文化滲透。還有，我們要傳揚福音，首先確實是要救人靈魂，但還要創造對傳揚福音有利的環境。所謂‘因地制宜’，絕非投降環境，而是為預備栽種福音種子的心田，要向敵對聖道的世俗文化哲學以及各種社會科學進攻，展開總體的宣道戰。”

“現在的學校，書店，報館都被非基督徒佔領，我們幾乎沒有立足之地。中國辭典裡的名詞，充滿了儒道佛各教的思想，沒有基督教的氣味。學術文化，都被不信的非基督教的學者壟斷。”我們可以說現在的情況和章力生說的年前的情況沒有什麼區別。

他說“這乃是教會忽視文化教育，致使為魔鬼留餘地。”

“我們還要進而深思，基督聖道不能弘揚，福音不能興旺，不全是因為世俗的人不信，還因為一般信徒的冷淡漠視，淺嘗輒止，不求深造，軟弱無能。我們是要有真誠無偽的信心，但還要有始終不渝的心志，以及艱苦奮鬥的勇氣，好學深思的精神。但我們‘有了信心，……還要加

上知識’（彼得後書 1:5），我們不僅‘要盡心愛主’，也‘要盡意愛主’（馬太福音 23:37），這樣才能擔負起艱巨的使命，爭取文化學術的領導權。”

“許多忠心的基督聖徒，僅僅注重他們和神垂直的關係，而忽視聖道和世界廣泛的橫面的應用。他們不知‘明體達用’，沒有把神的主權及其世界性的原則，滲透到人生的每一方面，建立‘總體性的生活制度’（All Embracing Life System）。

“如果我們真想廣傳福音，就不能忽視文化宗教問題。”

德理：這就是為什麼我寫了《孔子與基督》。我知道，這本書還不夠成熟，比較淺顯，但我想鼓勵中國基督徒仔細研究孔子並使用他們的研究幫助非基督徒看到孔子思想的價值和它的局限性，使他們能在基督裡找到全部的真相。特別是，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中國男人看到他們如何能更忠實地效仿基督。

“關於儒道佛三教以及中印(China and India)哲學的鴻篇巨著，汗牛充棟，報紙上常常見到他們的大幅廣告，而教會方面的系統神學，辯道專注，則寥若晨星，所流行的都是些粗淺的小冊子，實在是相形見绌。

這就是為什麼章力生決定寫書，以令中國文化與福音密切相關，並鼓勵基督徒把福音運用到生活的各個方面。

“今天的文化是中國傳統思想和現代西方哲學的混合，這兩者都是人文的和反對福音的。我們必須克服這一障礙，傳解救心靈的信仰，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用真理反對錯誤。

基督教會的使命

“我皈依以後，著書弘道，最初的處女座《原道》，《聖道通詮》著書出版以後，若干主內信仰純正虔誠愛主的同道，因為我書中引用很多我國經書古籍以及儒道佛各教的成語和名詞，以為我是要提倡‘本土神學’。殊不知我和‘本土神學’的作者適得其反，絕對不同。‘本土

神學’的作者和我書中所引用的術語和名詞，雖然相同，但他們是拿來牽強比附，和他們妥協，向他們投降，而我卻是用來‘因勢利導’，使我國士大夫也能進而瞭解懂得真道，同蒙救恩。而對於那些違反聖經真理的學說，必加以批判和駁斥，使他們因此徹底悔悟，丟棄虛妄。”

“於此我們要進而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對待中國文化、哲學和宗教。我們一方面要持守聖道，另一方面也要認識環境，設身處地，這樣才能以人們可以理解的方式傳福音。”

“我們的宣道戰略，應該遵循‘擒賊先擒王’的原則，先與外邦文化哲學首領抗爭，我們應效法先賢，繼承他們的志向，要把那‘堅固的營壘’和‘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哥林多後書 10:4-5）。”

17世紀的敬虔派本意是好的，但他們忽略了文化問題，因此歐洲沒有機會聽到可以應用到生活各方面的基督教真理。

所以，“我們不僅應相信聖經，明白聖經，還要‘明體達用’，應用聖經的真理，解決當前的問題。”

“我們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缺，也不能僅僅反對自由派神學，本土神學，而且還要離開我們自我陶醉的‘象牙塔t’，要到保羅和異邦文化哲學首領為道爭辯的‘戰神山’（使徒行傳 17:22）。”

“我們應當對於我國民族的文化、哲學、宗教等問題，有深刻的研究和瞭解，才能‘明體達用’，‘對症下藥’，對我們的同胞尤其是知識份子傳福音，勸導提倡本土神學的人，使他們深切認識，我國的固有文化、哲學、宗教和基督教的本質的不同，不要牽強比附，不要遷就妥協，不要以為可以‘殊途同歸’，以免和他們‘同歸於盡’。因為‘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箴言 14:12,16:25）。”

當然，我們必須首先仔細研究聖經，這樣我們才可以辨別非基督教的哲學和宗教的錯誤，免得我們讓真理與錯誤妥協。然後我們就可以解決其他信仰體系的薄弱環節，採用三種方法：

首先，我們必須告訴人們以人為本的哲學，人文主義，永遠無法解釋世界的奧秘，引領我們認識神。那是因為人本身已經墮落，需要救贖，沒有神的啟示就不可能知道神。

其次，我們必須清楚瞭解**宗教真正的定義**。

“提倡本土神學的人天天談論宗教，但他們卻完全迷失，不能區分真實的和虛假的宗教。”

“真正的宗教不是哲學，而是‘對於神和神的救恩的啟示’。”

“他們誤以為宗教是道德，卻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宗教是神奇妙的恩典和愛。主的福音來到地球是對人類的拯救而不是規範人們行為的道德教學。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是一種道德的宗教，它有一個超級聖潔和良好的典範，聖人應始終恪守同一個目標，但道德和救贖是不可分割相互連接的，救恩為根，道德為果實。只有一個真正的救贖的宗教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道德宗教。”

德理：我相信這是今天許多信徒的誤解

儒教與佛教關於道德方面的教導確實包含了很多真理，但是它們不能使我們在神的眼裡成為義。

事實上，人類最好的道德教導也只是能使人產生‘自以為善’的感覺而已。”

“只有當我們被授予神的特別恩典，通過基督的死所帶來的救贖，並通過耶穌的寶血，聖靈的轉化工作，才能讓我們得以重生並成聖，才能不斷‘脫離從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彼得後書 1:4），‘分享神的神性’。我們的救贖來自於神而不是來自於我們自己。”

“或在理智上，求自明自悟，藉宗教以明心見性，轉迷開悟，得大菩提，證大涅槃；他們卻不知道‘道’的奧秘，‘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馬太福音 11:25），所以我們需要神的啟示。”

“或在情感上，求自我排解和安慰，藉宗教做精神寄託，消遣煩惱。”

“我們必須依靠神的救恩‘脫離敗壞的轄制’，才能‘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馬書 8:21）。”

“宗教的真諦，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但卻已借著聖靈向聖徒顯明，並且已經有聖子耶穌在這末世現身說法。”

我們也必須清楚神學的本質。這是對神的研究，內容是發現在聖經上的。章力生批評本土神學的支持者，說：

“可惜本土神學家，非但完全漠視聖經，並且詆毀聖道，在他們的著作裡，除了偶然斷章取義，來曲解聖經外，他們從不引證聖經，而是高舉我國古聖先賢。更荒謬的是，他們一面迷惑國人，說他們之所以提倡本土神學，是要洗掉‘西洋的臭味’，但他們卻自欺欺人，推崇那些西洋臭味最濃的離神叛道的世俗學者和自由神學家，唯他們馬首是瞻，敵對真道。”

很遺憾今天確實也是同樣的情況。

通常情況下，本土神學的支持者無法區分一般啟示和特殊啟示。

一般啟示是通過創造的世界秩序，歷史事件和人心，包括他自己的良心和他對神的感知。

“一般啟示的目的是使一般世人，知道有神，使其無可推諉（羅馬書 1:20-21），從而尋求神。但僅僅藉著普通啟示，最終很難得到充分的光亮，不能認識正確的道路。所以這種啟示，只能給人關於神十分模糊的知識，而不能正確無誤的認識‘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

“像我們前面所說的，我們不能從一般啟示中得到救贖。原因在於，第一，人對神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所以他們自以為神或者自己創造神靈，把永活的真神變成了空想出來的哲學概念。”

“第二，他們無法使人認識罪惡的真正意義，被欺騙，自以為義，並且不願從罪中悔改。”

“第三，他們不懂得神偉大奇妙的救恩，他們就錯誤地想依靠自救，拒絕神，拒絕福音，這實際上是人類最大的危機。”

章力生進一步解釋了一般啟示和特殊啟示的關鍵區別：

特殊啟示

“特殊啟示的對像是重生的信徒，神的兒女，神借著聖靈，向他們啟示，唯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屬血氣的自然人，各種異教徒，沒有重生的所謂的‘基督徒’，自由神學家和本土神學家，都不能領會，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唯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書 2:14）”

WD: 我們一會可能會探討頑固不化的人到底能理解多少特殊啟示。

特殊啟示的內容，可分為三點：

“第一，是對‘神’——使人認識真神的‘三位一體’，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聖潔公義，及其無比的榮威。第二，是對‘人’——使人認識人類原罪的可怕，已完全敗壞，絕對無法自救。第三，對‘道’——使人認識神救恩的偉大奇妙，絕對可靠，而且無法抗拒。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在這一點上，章力生援引了許多經文闡述主會在榮耀裡拯救他的子民，並懲罰那些不信者，並祈禱本土神學的支持者應回頭是岸。

第十章

結論

本土神學的支持者不相信聖經，因此他們不能建立對神的特殊啟示信實的神學。

但許多傳道人對中國的哲學，宗教，文學沒有足夠的研究來維護並確認真理，揭露錯誤，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向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闡述聖經教義。

“在戰略的運用上，爭取知識階層的領袖比爭取廣大的群眾，其效果更明顯。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乃由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一個眾望所歸的人，往往可以令成千上萬的人追隨他。”

“不幸的是，本土神學家不但沒有此戰略，反而重蹈古人之覆轍，他們更是中了西方自由神學的毒，變本加厲，使悲劇格外嚴重化。他們‘本’‘末’倒置，‘體’‘用’不分，以哲學為神學的基礎，不以聖經為基準，根本不顧基督聖道超越時間空間的絕對性，以及‘一主，一信’的真理，而是‘放諸四海而皆准，俟諸百世而不惑’，‘神的話乃安定在天，直到永遠’（詩篇 119:89）。但本土神學論者，為求神學本土化，中國化，他們便本末倒置，高舉聖賢，推崇人類的智慧；以哲學代替聖經，把人放在神之上，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啟示，因此認為‘神學就可有民族和時代的不同’。”

神學所基之磐石

生死禍福之抉擇

“基督聖道和一切世俗宗教的迥然不同就在於神特殊啟示的真道。”

“因為他們被世俗的觀點‘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並行不悖’而迷惑，把神的話語和世俗的宗教混淆甚至妥協，使基督教變質，甚至名存實亡。

最後章力生為提倡本土神學的人禱告，他說“願神開你們的眼睛‘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使徒行傳 26:18），這是本人在異教黑暗中五十年火煉後的感悟。當看著別人沉淪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也在沉淪。因此特披肝瀝膽，以血淚趕寫此書，深深的希望讀者不要以為是尋常之書，等閒視之，並希望此書能對您有所啟發，而‘有永活的盼望，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留存在天上的基業’（彼得前書 1:4），阿門。”